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手書

與王德脩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玩一別輒數年
能復幾別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
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怡釋耳某還家
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靜僻然亦有緒左氏課日趣
就候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
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未繫河先儒
固曰運運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
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
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實誼云漢都長安而以
淮南為奉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略與古準牧誓千夫

長百夫長之下 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
謂蠻軍不陳蓋無預於三軍 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
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 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祕
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 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
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獲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
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
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
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土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
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別以
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冢宰所謂
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稅與一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

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賦亦其租之所在也

谷潘叔昌

周禮妄意孰讀豈敢言它委訪網領綱然自失往年薛常州
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官衛分領光祿衛尉府藏分
隸司農少府一官分為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為私錢之屬王
后世子各養於真宮謁者奄官亦散它局此紐一解未易操
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內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容輕改竊意
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來下及五閩官制辛
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父直

某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儂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
人之後蓋謂之貢侶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來京都足
下獨造窮巷夜 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

叙其簡牘不以記 几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願王公大人不
能得之於其門 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
君子也蓋聞 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
王道之行壹 之為此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
於其公貴家 蓋為 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
無治不可得也夫一 而閔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
足下之私為 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
惠也寵老之未 戒今之不慈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
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
觀其嚮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
禮其將擇日 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誌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卿邇來客山

國庶得淡中之服事水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
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添解去無由爾比來新昌亦
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覺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
劉歆輩視張子房楊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
文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手子負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
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
天姿如許加之小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
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間其無過人但知非轉深悔恨亦
爾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
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
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圖儒者比

未敢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 一私用慰釋雖然百九元書
孟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元屢不應書
自敵已猶倦况違尊者乎又從縣 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
論頗不相然臺符往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願欲一來捨昨就
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
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為祭酒僅及家易實劉大著
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
結主知忽刺遠郡呂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八年來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慘識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
御僕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
及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教一一具報後許溥報書
亦嘗略布淺漏以未是正領命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為之

許溥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
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
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
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
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繫
臨紙悵悵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輒略去世
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侯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
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莫不
悅諱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

下果復携書已乘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藁與其季氏
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
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
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
可以立斷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
人意參互性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乎而惡奢
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遠於用矣
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
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
乎宜一見顏色趨向已决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
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訥
訥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
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

猶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于焉
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
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
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與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
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
進乎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慈鞠之養卒卒引去有懷填然
曾未竟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
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飾以誌

與鄉守曹仲躬

瑞安脚刺鏡知蒙已惠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遠
千里無盡傳聞尚懸翰往年夏秋租將歸省符抑潛檢也如
潛微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積留
而煩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曹不如勿倚問也明道先

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願法如何於其中為
致意則雖微意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將吏望賦受知之深
敢爾味亦不以為循易將博訪所以為使者嗣告

與劉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
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
長代者並罷紹聖復舊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其保正長
不願就顧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
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
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
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
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
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

時時以縣司牒引追係搔擾夫役不給祿誠未易論然州縣
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誶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
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
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
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
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
臺評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
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來不敢復從群衆妄出已見論
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迺欲舍几筵
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
願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又當蒙亮悉然

事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漏將必有以奉報

杏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飯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已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與一事間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捨而之他也漢承絕學之後猶謹鄉教授之法而取士以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

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語游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攸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而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竟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清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極矣度其變不遠亡之抑豈關恐非人事也

答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亦足尉釋彼所貶字帖具審所論誤不少其意若欲續其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遙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可銷沮年來友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嚮者函莽思緒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已著作墓又迫蕃更弟堯先叔匆匆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

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煖耶西漢士大夫深學其季姦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言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實之實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取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攝古喪禮也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嘗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吾遽拜承

下論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蚤下筆因以見寄前志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堅立亡義銘

與參年粉飾上已過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亦類皆齷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大方深求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爲不足學也

吾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河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從它觀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間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蓋執未知會期願百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相以前信文之際哀定於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

史謀遷書院於先人壙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
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餘
賁疏亦於所當報已一一據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一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忘空銘現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暇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
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
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說
見義以五霸為據案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
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與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

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究太史公書
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
講其指

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真老儒如浮丘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 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
戴 德毛莫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為一削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
遺卒家學乃盡 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
董仲舒 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五

歸云不難信橫紳先生難言之書缺有間其軼迥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公
習逐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
不慮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落筆少獲所自識破者為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
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合簪
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齊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幸書

谷黃又叔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大河是後東徙朝歌周

之三母弟自刑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

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縣地廣不得為邯鄲衛明

甚三監誅廢普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霍之地而蔡管空置

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

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甘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矣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美邶鄘曹鄘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知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美邶鄘曹鄘

無統紀及其廢亂息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若
曹鄒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幽終風以坤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美以其封域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域不見於經傳何獨坤鄘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
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案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外之差案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焉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
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隱夾彌甚最
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
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周
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
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之
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
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
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母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
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顯史在邦城鄘無
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
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曰唯賈至
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

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
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撥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
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未
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賸絡未
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
啜吸其間以辭害音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
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孰復致過不知幾年間更有
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文占得地改平正有以逸待
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
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
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差

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
唐宗賢於盜賊不逮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
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逮則是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就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
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
安也以兄之奇偉造不如樂毅論之迂濶朱文之正大遠
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文使謂兄野
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間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頗近
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
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泰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
能自強也瞻仰嘆故何可據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尊候萬
福憫憐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勞無由最頭又

堪與意也其昔者何所而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適相
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
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
方以為諛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擲擗
不破看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于敗闕只是侵
砌鬪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來復安
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否然悲劣弟
所當言請置是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遺老兄點當得錯
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 面捧 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
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
生胡亂撰畫而元晦亦一趕越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
修辭之難而轉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
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妖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於

與管仲百里奚分跡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
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
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
豎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假
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忌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者弟
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
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塔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之獲
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
妻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
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恠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
亦已矣問巷蠅蟲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

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
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緩急束手無策若衰朽尤荷親愛亦不過呼冤呼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
又居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迺是知時議
勢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三浙西別業稍有
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其腐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舊鎮尊命擁財以自封靡矣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錢以上名由係首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歲
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
祖宗所以懋遷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蒼明之望
簡自聖裁界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
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
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
奉腐熟之談輒申前車狀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來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瀾其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蒙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推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藥如來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章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剛定方可將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失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文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書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問子約見于靜陸文不受其疑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文不能割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約如沫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其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下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主角此是大患知者向沉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沉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氏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耻事

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日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闕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切但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溫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悔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誌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鳥狀回想閑居士友團頭之樂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狂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朴魯耳唯是帑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漕傲如織官兵持逋券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登最善政竟不能免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賦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家方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俟稍定試括出此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官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為不敏其衰
情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閔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凌逼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幾向者
亦嘗見此意徃徃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
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
前輩所嘆也方今兒輩傳馬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述亦吳門書藁
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
過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殺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真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來奏記非一問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
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
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徃者渡江諸老知
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尊君夫惟不知
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
今未解在公將相徃徃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十年於此矣
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
公無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
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
管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無而收之則助之者眾矣而舉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薄物細故各有司存
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
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啓處不任怕企采入湖湘凡八十
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懸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敵
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繕不能百千而漕撥如織官兵持
券索舊逋如所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李
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
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與追紹
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
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
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

滕共語深切以此公嬰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
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
說自成一室可以相資亦未可為筆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
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絕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
萬至思儻有疑勿惜性復也

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
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
費力學唯力學則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
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則
可為耳容易放開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
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
音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於惻小邦移運柳米三千斛雖已二具申般政次第去
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
途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
雖與餽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履之費以漸致
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柳米方
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願見小墨事力如
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三
判 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
台慈錄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
所無關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中而闢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聰事

非常未知信否某竊火自念乘
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誌一言為
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
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謬巧以應
旨為進退六抵自管而莫肯用情
野無獨身之防動有稟白悉不自
敢前臺臺之敢於有司門下以為
蓋與孔子取狂消孟子惠關草萊
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
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陳某之見
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小
天於此然則某豈推茶進之慚
况始雖重魂不能忘也萬以傳聞
年地無一長可
八下輕重九所舉措
也意者今日為吏
否則持兩可伺候
若某者跡率山
則當路再則當路不
則也道朴耳
而後可天下
心國風化莫
或之下同於
謝天措

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手書三

采親真道學事已有付托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
累病憐此憐可也禁兵教閱鄉職分今何預長者迺追恨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曾經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了耳幸周有言台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說尊抱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
者多事矣明季隨嘗一采數日即并去觀其幸願有先入然
怪一扣之迴云片時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幸舟子過日
去持敬之義遠矣何當盡管併求規益未問惟一切省事強
親樂食以介壽社
家遠奉書饋專人拜觀承已解細有錄者赴官

附記迴復發還則兩違皆不閱視不勝惘惘去就行藏洞見
此理共想歸計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有足樂某沐春
方自此始潛微知識官兵持券以責債者如堵牆料理不行
固以謹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菴人
即須遣去既有入觀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文歲裏鼻劬蒸
脾疼作楚尚未全安讓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
雅仲山甫一章心已領略某麓率日夜念此以懼尚冀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開去幸甚至願温公元祐變
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庶豐諸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摹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手壘亦已暮月殊無毫髮及物之效夏旱彌月竟得歉歲
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性往來年遂可支括要是補過不暇儻可免其身耳愧見
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精綽有餘樂廬陵多
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
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
濟蓋追訟平生爽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
不敢持夫信之學但勿多讀過添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
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牀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輒憑情牘布之
隸人至於管見敢復以 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
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執國年且百歲而抑之作
賓之初筵之作琴奉愛君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異蓋嘗
讀明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涸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

一時元老世為炳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
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
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焉在願勿以造朝不
造朝嘗介鈞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砥
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衛之旅賁習御同不朽也某
潛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駁使顧久
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黃文亦持江西之節盡出
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鬚
鬢無黑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哺後但持空筋伴
空 鏡見燈火昏暝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
強絀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

援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
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議王允共無晚節漏逗即為全
人一脩一短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
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日班
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詎剝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
不必若諸家鉅訂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收拾無害
要只是向下工夫閑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良覲互相扣
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柳守丁端叔

某嘗有冒昧之態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
與柳守丁直閣雖有雅政然未熟其為人同官湘中適相隣
比通財膠力兩年如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
未暇備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柳守之力也桂山

出華歲仰米於柳每柳則余則桂入坐困去歲旱歉兩郡持
甚丁守既自措置條沛然多備則下令許桂人廢販巨室
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柳飢則民流入
桂桂飢則民流入柳不能相容繼以剽略而為盜自昔如此
某與丁守約各自捐其境內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
乞米於漕司今就柳撥三千斛應副桂去柳陸行六十里舟
行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桂
陽而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秋荒艱辛万狀儻
柳稍有整隣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人免罪又蒙
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柳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
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續已就遼聞列薦之禁詞司
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
後為安豐及得簡得財貽復徙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

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
下屬以禮而人趨事併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
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其實賴其力禮
而旋報但恨踈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
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柳于學事以
官遜之誼所不解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
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
幸君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
吾齒為丞相白發其豈唯某將九州之更於門下歸
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春胡季隨

見論梅菴語石也蓋不勇猛則無憤懣啓發之幾不詳
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懣非啓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

無須臾不可離之實得皆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

不敢無其實米省公讀之餘境亦何異欲胡士盡去前輩見

成之談自轉繼以見示迺知私情安能印可或有異同

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

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

句擊錫泰或安詩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

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米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

不易臨書欽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辨二項不敢決去更須

旬歲即逐此面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矣六

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一節足了一生

受用儻不失陸及啓手足如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

之墓亦是小小結果其他樹立扶持悉侯豪傑之士所異尊
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瘡疾以內補散効欣釋之至更
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迺仁里交好遂留
待近者因成不敏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
佳嗣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當并合扣發新功臨書指企
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手書

答劉公度二

某乘障無狀詎當自弛不謂誤息就移廩人每惟衰頹日與
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惘然自失也
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迹未其本安在拘繫並緣必有
受病之處也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見告尚愧不敏况
言證不及藥未覺為益 須嗣音切 完之倘有鄙見亦當
反覆某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
競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 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
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 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
左 不應洞然察之耳
某汨汨無新功有愧 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

虛已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 不敬也 有疑不宜
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 者次第 以虛已之外
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
不必無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 對言之今
果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
以為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
學直須的當尚與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友
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費辭為記 遂來示書為錢若干
為舟若干官負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
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來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荅寧遠王縣尉

伏以寸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
一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君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

可無以復來辱九書云云載在方冊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
識而詳考之矣願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獲之
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
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實然也私欲害
之俗學汨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夫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
已見已則自信苟自信夫九書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勝用
矣足下更反求之未嘗并臨感悃悃

荅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 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其來書
以為本職無謂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礪成就之益豈
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聞
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 胡不磨礪成就
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

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
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

某哀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人
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 云特未合并耳雖然吾黨亦有意
自相推尊惠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
頃因於洽學及一二來 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
祭手詩篇儘佳更加停 勿以言盡意為 三百篇往往為
訓故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道遙嘗說三百篇
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
之聖賢貴寡然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米教所謂攻之愈
力愈不見効豈譙辟耶克已非攻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
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鍾磬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間之者

擾定則聞之矣

荅潭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賜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書
慰要足別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况於交游又
况士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
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驛令人寒
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耳某嘗侍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令要告去處住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駟催漕
計自以諸軍總領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半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錄二公奏
續因或送嗣勛如何來 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逐祿南來本為溫飽不謂善歲晚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非豈所以事君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內欽遲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絕門廣而長者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此先施豈附報官事擾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包所見何慕豈嚮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口夕群慝訓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

某如何每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曠待之幸聞見異同無從正問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如承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於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哀曲耳不數月還浙可面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悃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歲輒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慮廢政績在左餐不粥之民而不在于遠客與強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與寬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絲娛親之暇杖屨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說愚之口未省尊意以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事切磋商之也仲權正字貧甚

于靜淳父皆需速以奈何陳正已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
處之也何時晤對伏聽

與立宗

其哀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軒車言念疇昔何可弭忘
某官才猷器業軒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幾微不自
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陸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
年無師蓋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
克底此平項因內引嘗遵勲業泰安喜見天顏且曰常用漢
賜金故事且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之甚盛甚
盛三事速還還歸補 庭之闕而識者 無先於門下非但
交游之私言聖明後 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書黃事前日不及細 惟上有劉焯運判者以禁私鑄 不忌

幾生事遭論罷父之私鑄敢留丞相追 功遂盡旨再與

監司樓大方駁還 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是傳良遂竟書過

蓋以為劉焯不是 人賊吏罷去年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

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訛毀不足聽也懸 賦近復有街

筆陳源除押班班內侍官也人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

謝給事已放過押班事傳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賦職補

人註張故艱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傳良可與書行再

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美恐家

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持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

慮有人讒謗以 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
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來
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
抑迺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 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
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 為 長 跡麗灑忘倦晚入脩門
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相不領畧鄱陽相頗有
意未及拈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忍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
一書付史館助南董之筆其老矣 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儒
能從吳察院交諸所窺見所藏 不 長沙此行耳外此只
改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閫回同年進士莆中來執 及識面
尋亦行歲異塗頭成踈闊假如不踈 難破發言之戒無足
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 湘中 教官惟會府多名士

其舉刑或濫格故事如此想不一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
頃之也因會 丈煩致瘴暑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
外此懇

吞張端士五

下河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檢定 得不新班士立擊請侯王
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
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皇家難議有言功業
多遺惟惟周公無虧欠孔孟蓋二代兼三王之論至通統經
則大備皆見得徹載師問師師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
公大夫王子系諸食米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
則什一而自以相歸公上則有差率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
十而五若其它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
於師顯然三句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子病之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
別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半見古人無作更侵砌
給最詩傳看，在何時它工夫 截斷惟日課抄未敢輕下
書深見乾震之文詳皆卷而訖 言古只緣純陽聖人垂訓
書深矣許由君 務先之徒治 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
一羣人竟曉歲念以妄想盡 詩固佳更宜練功
書病後且擬排過日非能如所 亦愛之者過詳也毛氏詩
解與汨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
缺自今夏夏筆筆近緣過客廢其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
觀網目為佳
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
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剛潤不免就病
中勉強詩說盡幽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每見云云 某以為不作恨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
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某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
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歲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其
書最關心病懷益卑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之奈何奈何
宰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嘆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求
食租稅而所謂驪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項公上不年刻為則
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其歲制國用
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
焉向稽之不察高鑄之不時度歲之不免於燥濕腐敗會是
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體其簡其責其薄也士君子之不過

於世者可以祿食於其間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季康人會稽
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權貴者講
求悉矣而黷茗醢酒凡民用之百項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
建隆聖人專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祿士儲軍隄防大
河固圍三邊與夫官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
有六七仰給於征權之文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權之
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完庫云者不但藉出入校餘欠而已
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
位顧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
司之責而勾稽局鑄度歲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千百倍於古
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
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祿而可以
繫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

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
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
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倉庫務官
則人以為惟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
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惟等而上
之繇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
為怪由侍從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
為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權之
入歲累亦十百倍於古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
方加利焉而平卑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
不才由太學諸生以塵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喪
蓋軒杓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
本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百氏

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輔究觀本末源
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持平用意均
一即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銖兩不
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寔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
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己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
察焉若執事猶曰是筦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其繼今
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進 元稹今藏沈仲一家

皇帝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祭壇之
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
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搏之壁以備觀覽
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
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狐矢雖大寒暑不
廢其事侯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為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
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
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
三日射人以狐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
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酬歌
粵之餘中變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戚休刺美以為是王公
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
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
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戈獵而政不舉則國人
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
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
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
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
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間瑕以戒懼為本天錫
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教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手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格以覽示中外感諷臣子敏國以
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會況
替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承趙以景仁行縣與今朱紫
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此行呼
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
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闢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失今之
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
決也頃時潦至迺為木橋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
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儲歲月涸而
審之皆磽坼沙磧與地名不謬宥以鉏鍤率人日得土盈斗
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
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朔為司戶
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輒率余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
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後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
已竟遵海堙引組以度其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
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速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
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後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
支傾填漏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趨於廢知
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公能

後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僅就亦尚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
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壽宮為壽加惠寓內詔戒
筭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得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
効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帑有幣
餘而留其藏失今弗圖以煩後來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
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後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
鑄聚銖歛竊自支補甲前而乙卻也苟無愆時工勿問庸幾
何苟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國匠肯來市無強賈自冬十月
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後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
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去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
民亦輸錢業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集
今糜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

後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聞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
事彌廢庶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
與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屬民
為美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
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
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較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
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艦陸行躡
踵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
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
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
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

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閣修學其推
家長育與名教之尊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則二侯固與不朽劉侯龜從今更治學講堂廊廡一區漏皆
一新之講堂絕巍壯餘為四十楹凡糜錢二百萬而人不知也
邦人德侯屬傳良記之願晚出何敢次二賢之後况侯之豈
必待余文而傳也蓋聞崇寧之際天下之學盛矣提學有
官贍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方以三經造
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為大禁不當是時吾邑
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然三舍之興無一士能以聲名者
姓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次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
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日閱數千里外竊從程
呂二氏問學於舉八行也四方之士有為繆巧應書者趙公
需乃遙巡愧謝不款充賊郡太守強林能起後生卜子更益

一効燕承務自格飭矣中興新美與郊之化嘉興復古罷三舍還之
御舉列春秋學使士得各自致其說而無禁諱於是聖天子思
所以風厲學士東來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大政於是婁公寅亮
以上虞永一言事即日拜御史它往往黜布衣召見温為東南支那瑞
受又屬邑而百以多士名天下引領慕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
學視他所為如何也而歲月又寢趨於廢以余所逮聞五經各
有師弟子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經受業歲時
會于學子少者拜長者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
人有過眾人切磋言之善遺俗然也而今亦少異矣劉侯公非
先生曾孫也以家學為縣謝所先後又常宮樂道吾上風之
美去有日待士如始至也以所藏春秋權衡意林說例傳銀之
學子歸召相訪問田將以追舊學子之蹟侯之望人厚人亦宜
皇溥余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海濱故誦舊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餘已見

前記者則不著淳熙十三年十月八日記

來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
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
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十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
楊君潛能贊二公意上簿劄君孟容賦其役訖以不擾最後
知州事黃君劬知縣事鄧君友龍至恨不在後中州率歲儲
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橋
於邑便其橋比地勢下為治所南高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
善東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岬南夷墮咫尺
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
離立輒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毋亂吾聽由
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史必
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集向使二部
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中輟而幕中贊不
力色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遠就後之人惡莫已出
遠勿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
畫者昭其事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己責又如此往往天
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
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穎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于五代用兵而教事闕墜入作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聖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來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
史其行事不甚較着足以考見上意所鄉為吏者皆承休德
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
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庶幾於古當是時
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
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効博矣熙
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錄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
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
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間句讀童子之師不聞白州學者皆
有禁詔令誠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
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
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
閔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

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長風
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
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蓋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
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楷優劣可知
也己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王
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拜官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內府書而宋有成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各以
道德為人師不苟合於世署名余以是益嘆國初士風之厚
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
克復門實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潘公時亟踐脩之某
得官桂陽於長沙為屬邑姑詣大府請事時公至鎮逾數月
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闔部晏然民吏慈惠曾無兇目
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別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

下會備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
州教授無山長顧祀堂長吳獵以訖役屬為之記某嘗獲講
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脩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
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
下第一他未試可畧睹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
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
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豫附
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
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以土
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九數十寒暑其
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旨入禁中

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惑焉隆興亂道之間方
講備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長財之
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
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人必考課勞蹟果
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
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
二十年為紹熙之元 壽皇禪大寶 今上適再歲燕居殊
官澹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
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窺見聖意鄉者九以
博求寓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為佛法也雖
然佛法幾墜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回之豈不盛
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
受上賜四句贊詩街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為之震墨已而

師臣趙善俊請注南嶽之福嚴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間既為
首瞻想宸翰日嘆曰善漢之書是以鎮茲山其願未有竟期之
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雖微之尊卑與謝之
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且不朽又拜讀善書之

温州趙善俊事記

郡校官有題田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
惠學校之道惟其宏寧學制行亦各置博士弟子員其書不
繼用者著文飾過富至苛敏以整之中間多故每一切地去
往往所在九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
謝侯來守永嘉下車繞數月後墜緒之帶諸人用又乃以
其暇訪求里中士官致之學又得公田氏私以為所而不應
令者歸于學有司聞郡黨嘆為吏者息他務不暇有學
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以博士李君求余文亮之命因樂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辨方夫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荒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簡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經學者經術遂廢幾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後維培埴斯已勤矣雖
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其消長用
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賦詩
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生長於斯最有關則亦在數中
侯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善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况李君
之請乎侯名某邵武人李君某廬陵人田君于歐著之碑陰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